

荷塘采夏

□谭鑫

午后的狗吠声一歇，我手中便悄悄捏紧了那个备好的塑料袋。屏息站在堂屋门前，只待家人呼噜声如约而至，我这才踮起脚尖，顶着热辣辣的太阳，偷赴那一片荷塘的约会——那方青莲朵朵摇曳之地，便是我魂牵梦萦、而家人早已三令五申不许靠近的“禁地”。

头顶草帽的我，顺手抄起墙边倚靠的斑竹棍子，轻车熟路地上那条荒芜却茂密的小路。脚步细碎，生怕惊动了邻家那几只凶神恶煞般的看门狗，倘若它们高声“广播”，我这“壮举”可就要半途夭折了。我像只直立行走的老鼠，走几步便顿住身子，警觉地环顾四周，然后再小心翼翼地继续前行。这条路虽不过百米，却走得漫长如十里。杂草长得放肆，连只鸡都藏得住，更不知还藏着什么惊喜。竹棍此时成了我的探路先锋，必须用力拨开浓密的草丛，在确定没有活物蛰伏之后，才敢放心落下脚去。

夏日的汗珠总是这样不请自来，从额头滑落到左臂，手心里的袋子早已被汗水浸透。野草刮过小腿，留下道道红痕，又痒又痛。阳光暴烈，茫茫反光晃得人眼前发花，我抵抗般地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胸中仿佛已然聚拢了不远处那一池荷花的香气。

就是那片昨日刚刚窥探过的荷塘！青翠的莲蓬初绽，饱满的莲子已隐约可见。若不是担忧邻家那些淘气鬼抢了鲜，我本盘算着要等到满塘粉荷都落成莲蓬才动手。可那时节碧莲满塘，又怕那些青幽幽的莲子早被眼馋的路人顺手牵了羊。

终于走完那令人心悸的杂草小路，想到大路尽头便是魂牵梦萦的目的地，脚步顿时轻快如飞。来不及细想，那片摇曳的荷塘已在眨眼间撞入眼帘。

荷叶参差起伏，连成一片碧海，一阵风吹过，它们便如雨天放学时蓬张涌动的伞阵。而青莲挺立其间，随风摇曳，有

时像没带伞的人从伞堆里探出的显眼脑袋，有时又像是在伞下嬉闹时不经意露出的熟悉笑脸。

哪还顾得许多，我挽起裤管，一声“扑通”便果断跳进了泥塘。将凉鞋塞进编织袋，左手提着袋子，右手拄着棍子，试探着在干湿不一的藕塘里前行。塘水凉意清骨，稀泥却绵软得如同绸缎，脚踩下去，“咕噜咕噜”冒出一串水泡，仿佛大地在饱足后惬意地打嗝；有些地方水少泥干，光脚踩上去不会沾湿，泥面上尚存阳光的余温，双脚落发出发出“噗噗”的吐气声，像极了口渴之人沉重的喘息。

尽管在岸上早已探明莲子的方位，但身陷荷叶丛中，方向感却迷失殆尽，只能凭感觉摸索前行。莲子成熟的时节，这般摸索却常带来意外之喜。我边摘边想：那些自认藏身于浓密荷叶之下便万无一失的莲子，反而比那些不畏人指点、昂然挺立的，更容易落入我的囊中。

就在拨开一片浓密荷叶时，竟赫然瞥见一个精巧的野鸭巢，里面静静躺着三枚淡青色的蛋。我蹲下身，指尖轻触那微温的蛋壳，感觉光滑如玉。它们像沉睡在绿色摇篮里的秘密，被荷叶温柔庇护着。我小心翼翼地拿起一枚，蛋壳上还沾着一点湿润的塘泥，一股生命的微温从掌心传来，如同一个无声而郑重的托付。犹豫片刻，我将蛋轻轻放回原处——这未降生的生命，似乎不该由我决定去留。心头微微颤动，仿佛那柔软的生命也轻轻啄了一下我的心神：原来这方荷塘，除了莲子的清甜，还深藏着更温润的宝藏。

当我拖着泥泞的双腿上岸，编织袋已快被青莲蓬填满。夕阳的余晖温柔地铺满归途，竟让我恍惚生出一种猎人扛着猎物凯旋的错觉。

倘若放任想象，那个画面中的我，身旁或许真该有条善解人意的狗，它能看透心思却从不轻易狂吠；手中那根斑竹棍，也仿佛幻化成一支猎枪。无论口袋是空空如也，还是幸运地鼓胀起来，在夕阳最后一缕金红沉入地平线之前，我总能安然无恙地推开家门……

如今字迹落定，窗外城市已浸入暮色，霓虹次第点亮。这里的繁华草木，亦已熟悉如故乡当年的荷塘。都市初夏，沿街叫卖的莲子依然青绿饱满，圆溜溜如童年弹跳的玻璃弹珠，模样丝毫不输当年。

可当我剥开一颗放进嘴里，那魂牵梦萦近十年的夏香，却再也无处寻觅。

后来辗转多年，我见过太多孩子，在游乐场绚烂灯光里追逐，在屏幕前沉浸于虚拟世界。他们被围裹在洁净安全里，却鲜少再像我们那样，需要用整个身体去亲近泥土、草木与流水，在未知的冒险中感受凉热，在隐秘的触碰里体味生命。那些野草刮过小腿的刺痒，脚趾陷入淤泥的微凉，甚至蜂鸟在耳边振翅的惊奇……这些未经“消毒”的触感，恰是生养我的土地最初教给我们的语言。

童年是枚野鸭蛋，藏匿于世界的荷塘深处，并非只被精心捧在掌中，更需我们亲身跋涉过泥泞，在屏息靠近时，方能感知那蛋壳之下，生命原始而温热的搏动。那枚曾被我轻轻放回原处的野鸭蛋，它无声的暖意，仿佛正是童年本身最精妙的隐喻：它需要你赤足穿过生活的泥泞，屏住呼吸去靠近，才能触碰到蛋壳之下那真实、微温、正在孕育中的世界。

城市霓虹彻夜通明，但那片夏荷摇曳的池塘，连同那枚未曾带走的野鸭蛋，却始终在记忆深处散发着柔光。有时也提醒我，生命最初的课堂没有围墙，而童年真正的毕业礼，或许就是懂得将一部分温柔，永远地留在无人看守的巢中——如同当年放回原处的那枚蛋，它在时光里安静孵化，羽翼渐丰，最终飞向的，是我们内心永不荒芜的绿洲。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能懂的诗

英山之南

（诗二首）

□龙远信

家的方向

沿沟而下，青翠的稻田
在初夏，全程机械化的课堂里
它们少年初长成
满腹都是灌浆的心事
禾风吹拂的方向，就是家的方向

一色的楼房，一色的外装
巴蜀美丽庭院
一次性刷新了世代蜗居的容颜
安居、宜居、乐居
就是幸福言简意赅的定义

有一种耕作
叫稻虾共生或稻鱼共生
有一种沉甸甸的希望
叫一田两收
一湾都是鱼米香

微型停车场，新能源充电桩
近在眼前的，仿佛是遥远的情节
茶棚，休憩点，垃圾收集点
生活必备的摆件
悄然间远离身世里黏稠的泥腥

在宝峰，在英山南麓
端坐在报纸头条的稻香茗苑
就是一曲民乐里
乡愁漫起的音符，就是家的方向

茗云亭

山顶上的亭子，就叫茗云亭吧
拾级而上，登临云端，不远处雾气缭绕
最嫩的秀芽，已经淡妆出圈
一座茶山上坐着的宝峰
一片茶叶上，站着的宝峰
通过巴蜀早茶基地
顾盼生情，姿色动人
沿着蜿蜒的盘山公路
往上，一棵棵茶树整齐站立
在风中，为我们鼓掌
它们有着农作物不一样
却熟悉的面孔
它们的根须，延伸到了山顶
还想延伸到云里去呢
此刻，我们已来到茶山之顶
逶迤连绵的英山，也放低了身段
与我们相对而坐，把盏临风
沏一山的清茶
等着我们细细品茗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白茅花开

（外一首）

□刘茂平

很多时候
你在地里沉默
抑或你不是花，你是草
蜜蜂不在意你的花
开或不开

然而你倔强地开了
在崖边，在田埂
在瘦弱的山岗
在麻雀都不愿多看一眼的地方
像佝偻的母亲
开得颤颤巍巍

旱季

夏至，太阳下地
天上没有雨水
地上的玉米变成竖立的烤串
像一双双挥着的枯手
在热浪中向老天呼喊救命

那也是农民老哥的手哟
只是他的手不向老天挥舞
他用他的手
紧抱滚烫的土地
把自己融化
剩下一副躯干

（作者系重庆市江津区作协理事）

城市记忆

□王云

天光未亮时，南川的街巷已泛起细碎的响动。三轮车轱辘碾过石板的吱呀声，竹编箩筐相互碰撞的闷响，还有晨雾中隐约传来的吆喝声，共同编织成一首市井晨曲。

我们循着这市井的召唤，踏入北街菜市场，路灯的光晕恰好笼住春笋尖上欲坠的露水，折射出碎银般的光斑。阿涪蹲在卖菜大姐的临时摊位前，指尖抚过香椿芽紫褐色的叶缘，忽然轻声笑起来：“这哪里是买菜，分明是在采撷春天的信笺。”扎着蓝布头巾的婆婆用竹篮兜售新摘的柴胡，青翠的叶脉间还凝着夜露，这场景让同行的小王忽然红了眼眶：“我奶奶总说，春天的苦菜能洗去冬天的油气。”大家在集市里找到了意想不到的创作灵感，小彭在月季花摊前驻足良久，后来他告诉我：“老花农修剪残枝的动作，让我想起父亲在田埂上薅草的模样。”小李则迷上了观察买卖双方的手势语言，她说这些无声的讨价还价比任何对话都更富张力。

南川的集市如同活体博物馆，完整保存着农耕文明向城市文明过渡的基因密码。北街集市入口处总飘着油茶羹的醇香，推车叫卖的老者沿袭着百年不变的叫卖调式，铜勺与陶碗相击的脆响，最令人动容的是，当我们第二天再来到油茶羹摊位时，卖油茶羹的老汉竟能准确记得每个人的口味偏好。河边农贸市场的水产区总浮动着稻田特有的湿润气息，摊

主老李头会指着活蹦乱跳的稻田鱼告诉你：“这是凌晨三点在水田里捉的鱼，你看鱼鳞还带着泥。”王大伯三十年如一日地保留着“以物易物”的传统，可以用三斤鲫鱼换一篓青菜，他说这叫“水陆两便”。干货区宛如调色盘，火红的辣椒、白玉的大蒜、乌黑的木耳、金黄的老姜在竹匾里晒出层层叠叠的光晕。仙龙塘集市的牲畜交易区则上演着古老的默契，买卖双方在衣袖里比画着暗码，牲畜的响鼻声与人类的讨价还价声交织成独特的韵律。

那些载满时令果蔬的三轮车，仿佛从山野间流淌而来的清溪。我曾遇见一位来自金山镇的大姐，她推着满载山货的三轮车在街角逡巡，车斗里还码着沾泥带土的侧耳根与沾着露水的春笋，像极了移动的微型生态圈。我指引她走向农贸市场，她那粗糙的手掌抚过车把上缠绕的麻绳，像农人握紧与土地最后的脐带。数月后重逢，她的摊位已挂起手写的“小河山珍”木牌，竹篓里整齐码放着山核桃、土鸡蛋、野柿子，某个瞬间竟与记忆中伯父的背篓重叠——三十年前的秋日清晨，他



背着同样沾着晨露的柿子、核桃翻山越岭，背篓绳索在肩头勒出的红痕，是我学费单上最深的折痕。此刻大姐竹篓边沿探出的柿子枝叶，与记忆里背篓缝隙漏下的柿子叶影奇妙重叠，晨光中浮动的尘埃仿佛凝固了时光。是的，每个摊位都是流动的乡土志，那些沾着泥土的时鲜里，藏着无数农人翻山越岭的故事。

夕阳将集市的人影拉长成水墨画般的写意线条，商贩们收摊的动作也带着韵律感。折叠遮阳伞的咔嚓声，竹筐擦起的闷响，还有扫帚划过石板的沙沙声，共同谱写着市井的暮曲。但南川的集市从未真正沉睡——凌晨三点的批发市场里，成筐的鲜货正在接受月光检阅；通宵营业的卤味摊前，晚归的食客就着路灯大快朵颐；而东街街角的流动摊车下，守夜人的收音机正轻轻播放着川剧唱段。

这座城市的温度，在集市此起彼伏的声浪中持续发酵。那些沾着晨露的蔬菜、飘着炊烟的小吃、刻满皱纹的笑脸，都在诉说着最本真的生存智慧，每次交易都是跨越时空的握手，每个摊位都是打开城市灵魂的钥匙，而那些此起彼伏的吆喝声，正是生命最鲜活的韵律，真正的城市记忆从来不在旅游手册里，而在市井巷陌的烟火气息中。

（作者单位：重庆市南川区教委）

